

白诡梅娘

「姜涉，这是你的当票，从今天起，还给你了，你自由了。」

那一年冬日，他被赌鬼父亲卖给了她家当铺，她是城中人人避之的「诡面小姐」，却只对他一个人好，只是无论如何付出，换来的都是他的嫌恶，终于，她想要放弃了，就在她生辰这一天。

她放他走，还君当票，两不相欠，从此天高云阔，再不相逢。

（一）

梅岳绾去镖局找姜涉那天，对着铜镜，第一次仔细地为自己梳妆。

镜中人颜色很浅，或者说，白到透明。

白色的头发，白色的眉毛，白色的肌肤，白色的唇角，甚至连瞳孔都白若琉璃，似盲人一般。

但其实梅岳绾是看得见的，还看得很清楚，她平时鲜少照镜子，如今细细端详下，瞧见自己全身上下，无一处不是白的，连指甲缝里都透着惨白。

白得煞人、白得奇诡、白得不吉利——像办丧人家门口挂的白灯笼。

她打开胭脂盒，对着镜子，有些怔了怔。

难怪姜涉会讨厌她，她真的……很像个怪物啊。

外头正是艳阳高照，梅岳绾一番梳妆完毕后，出门时，撑了一把特制的竹骨伞，将自己罩得严严实实。

她摸了摸胸口那张薄薄的纸，心想，无论如何，至少今天，姜涉应该是会喜欢她的。

因为，她要送给他一样东西。

来到镖局，梅岳绾一路徐徐走进，撑着伞的手苍白如雪，镖局众人纷纷停下手中动作，向她投去灼热的目光，以及压抑的惊声窃语——

「这是，是梅家的那『诡面小姐』？」

「是啊，她怎么出来了？太阳明明这么大……」

「她是来找阿涉的吧，奇了怪了，这么看过去，也不怎么吓人啊。」

……

梅岳绾充耳未闻，只径直走向院落尽头，姜涉就站在那，正同一道绯红身影交谈，梅岳绾认得她，那是姜涉在镖局认的小师

妹，谷瑶儿。

许是有所察觉，姜涉扭头时，梅岳绾也正好走到他跟前，他脸色一变。

竹骨伞轻轻一抬，露出一张脂粉生香的雪白脸颊，漆黑细长的眉，嫣红秀丽的唇，浓密的睫毛微微颤动着。

不过多添了几分颜色，整个人却像脱胎换骨，散发出惊艳无比的光芒，美若琼宫仙子，又带丝道不明的妖冶气息。

姜涉怔了一瞬，不知何时镖局众人也都围了过来，个个发出惊叹，连一袭红裳的谷瑶儿都呆了许久。

阳光炙热照下，姜涉不易察觉地上前一步，以后背挡住炙阳，低头对伞下人道：「你来这做什么？」

梅岳绾一双瞳孔依然白似琉璃，抬首望着姜涉，轻轻道：「姜涉，今天是我的生辰，你会回去一起吃饭吗？」

「我.....」姜涉顿了顿：「恐怕不会回去。」

他语气不太自然，只因先前他便说过这天他要去押镖，结果人却在镖局里和师妹闲谈，这种被当场戳穿的感觉让他有些不自在。

梅岳绾却不甚在意，只是莞尔一笑：「是啊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去，所以我便来找你了。」

她慢慢摸向胸前，取出那张薄薄的纸，迎着院落斜风，微眯了眼眸。

「姜涉，这是你的当票，从今天起，还给你了，你自由了。」

她每一个字都极轻极缓，落下时却如巨雷一般，不仅让姜涉神情一震，更叫院中一片哗然。

梅家当铺的这张薄纸，牵制了姜涉数十年，因典当规矩，他既无法自赎其身，也无法叫任何人替他赎当，镖局的人想要为他出头都不能。

可现在，梅岳绾居然就那么轻易地拿出来，当着他的面，说要还他自由。

姜涉勉力平复起伏的胸膛，盯着伞下那张脸：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梅岳绾摇摇头：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因为没意思……」

她似笑似叹，白琉璃般的眼底却掩着一丝哀伤：「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没意思了，从今往后，你想去哪就去哪吧，不会再有人拦着你了。」

当票被塞入姜涉手心，竹骨伞下的身影忽然显得那样单薄，「送给你，你一定未给我准备生辰礼物，但不要紧，我送给你也是一样的。」

「因为，这也是送给我自己的。」雪白的面孔深吸口气，风中衣裙拂动，带着些许怅然，些许解脱。

「姜涉，你不知道吧，喜欢你.....真的太辛苦了，我好像没有力气了，也不想再日复一日地等待了，就停在这里吧，我把当票还给你，随你去哪闯荡都好，我们就当从未相识过，我不再记挂你，你也别再厌恶我了，行不行？」

姜涉怔怔地握着那张当票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伞下的人，脑袋空了般。

他理当狂喜才对，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反而有一股无以言说的荒谬从脚底升起。

炙阳烤着后背，人却已在恍惚间，置身回到多年前一个冬日，漫天飞雪，寒风凛冽。

他听到一记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清清浅浅的，笑中带着柔软的善意。

「爹，你看，那个小哥哥的眉毛好漂亮啊。」

嗡然一声，镜像坠在雪地中，一切戛然而止，堪堪停在这里。

（二）

浔阳城的那年冬天，雪积了三尺厚，比往年都要冷，梅家当铺里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柜台下争执着。

那大的是城里有名的赌徒，小的是他儿子，才七八岁的模样，穿得很是单薄破旧，眉目却极为坚毅，死死拖住父亲。

「不行，不能当，娘说了，这是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了，当了都不能过年了……」

那赌徒老子暴躁得很，一脚将儿子踹开，毫不留情：「滚滚滚，死一边儿去，别妨碍老子发财！」

他说着扬手一抖，柜台上立刻洒满一堆乱糟糟的物什，那掌事皱眉摇头，赌徒却毫不在意，将碎银和票据一把卷入怀中，急切地就欲奔出门，改改手气去谋他的「生财大计」。

孩子见状，脸色一白，没拖住父亲，反而被他掀倒在地，跌坐在柜台下半天没起。

便在这时，一个声音自大堂一侧传出——

「爹，你看，那个小哥哥的眉毛好漂亮啊。」

这话不仅令脸色苍白的孩子循声望去，也令雪地里赌徒的脚步一顿，敏锐地回过头来。

梅家当铺有位身体孱弱的小姐，是梅老爷唯一的女儿，被他捧在手心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浔阳城的人都说，恐怕要天上的星星都会想方设法给她摘下来。

风雪呼啸，赌徒的直觉没有错，那说话的小姑娘裹在狐裘中，牵着一位富贵老爷的手，正是梅家的小姐，梅岳绾。

梅老爷低头问女儿：「你喜欢？」

小姑娘尚年幼，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只是下意识地点头：「喜欢，跟画出来似的。」

又黑又密，英气如宝剑，俊朗极了，不像她的，白乎乎一片。

她说着松开父亲的手，小鹿般轻跃上前，温柔地将那愣住的小哥哥扶起。

而另一边，梅老爷已经看向门外雪地里的赌徒，目光复杂。「这是.....你的儿子？」

那赌徒早已凑上前，点头哈腰：「是是是，是贱子。」

梅老爷余光扫向两个孩童，见到女儿满脸的笑意，不由也微微扬了唇，心中有了计量。

「你这个小儿.....当吗？」

缓慢的一句话在寒风中响起，赌徒双眼一亮，想也未想地猛点头：「当当当，难得梅老爷看得上眼，收了我这小儿再好不过，只是别看他小，人却可机灵了，身价也自然不同其他死物，这价码.....」

梅老爷抬手皱眉打断，从怀里掏出个钱袋，随手抛入雪地中，赌徒赶紧去捡，一打开，好家伙，满满一包的金叶子，他两只眼睛都要闪花了。

「去柜台勾当票吧。」

冷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赌徒毫不在乎那话中的厌恶，喜不自胜地收了钱袋，爽快应下。

当票一勾，典卖成交，柜台下，衣裳破旧的孩童脸色煞白，推开梅岳绾的搀扶，声音都变了。

「爹！」

「叫什么叫，老子发了财，打个转不就把你赎回来了！」

赌徒似乎生怕梅老爷后悔般，揣了钱没入风雪中，转眼就没看见了，而那身后被他当掉的小儿，被几个伙计拖住，声声叫得撕心裂肺：

「爹，爹，你回来，不要扔下我——」

梅老爷已将女儿带入里间，远远望着这一幕，无甚表情。

他只是忽然摸了摸女儿的头顶，温声道：「岳绾，爹给你找了个伴儿，陪你说话，陪你玩，你开心吗？」

裹在狐裘里的那张小脸怔怔看着大堂，长睫微颤，她毕竟太小，还不懂典当的含义，听到父亲问她，连忙抬头，有些迷惑：「我开心的，可为什么，小哥哥.....不开心？」

梅老爷无声一笑，望向堂外飞雪，目光悠远绵长：「你开心就够了.....这世上，老天爷不会让每个人都顺心如意的，你不也身染怪病吗？人各有命，他总有一天，会认命的。」

(三)

姜涉被当在梅家后，整整两天，不吃不喝，血红了眼，嘶哑着说要回家，像头见人就要咬的小兽。

家？梅老爷冷声一哼，你哪还有家，这就是你的家，小姐就是你唯一的主人。

姜涉呼吸急促，瘦弱的胸膛剧颤着，吓得梅岳缩缩在父亲身后，只觉那对好看的眉毛忽然变得凶狠无比。

她懵懂间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摇摇父亲的衣袖，带了些恳求：「我不要小哥哥陪我玩了，不要了，让他回家吧……」

梅老爷安抚了女儿后，看向姜涉，沉吟片刻，以大人之间谈判的口吻道：「也罢，小儿郎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就去找你爹，找到他，把那包金叶子要回来，这桩典当就不算数了，一手还钱，一手清票，你立马就能回家。」

姜涉盯着他许久，小狼崽一般，几乎是恶狠狠地应下：「好，这是你说的！」

冰天雪地中，一辆马车缓缓跟着前方的少年，车里的梅岳缩不时探出脑袋，关切地望一望那道单薄孤绝的身影。

城中赌坊林立，姜涉显然干过不少次这「找爹」的活，驾轻就熟地拐进一家又一家，心中虽焦急如焚，面上却沉静坚毅得不像个孩子，看得车里的梅老爷也不由点头暗叹，想将此子留在岳缩身边的念头愈发重了。

终于，在摸到第十二家赌坊的时候，姜涉找到了他赌红了眼的父亲，确切地说，两人是撕扯着从赌坊里出来的。

「哪还有金叶子，老子全都输光了，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，你一来老子就连输了好几把，你给老子滚远点……」

姜父骂骂咧咧的，将姜涉踹倒在雪地里，姜涉却又一下猛地扑起，杀气腾腾的，凶悍得不像个孩子。

「我不管，你借钱也好，怎样都好，你先把我的赎走，只有你才能赎我，这些钱以后我会还给你的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就带阿娘和阿弟阿妹们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跟你再没有关系……」

一大一小两道身影扭打纠缠起来，雪地里眨眼就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，梅岳绾将脑袋探出窗外，隔着人群看到姜涉拖住一条大腿，死命不让他走，那急于脱身的姜父也恼红了眼，一脚脚发狠踹去。

「撒手，给老子撒手！」

大片皎白的雪中，梅岳绾眼尖，忽然就瞧见了一抹红，自姜涉身后，蔓延出一路痕迹，她心头一跳，控制不住就想跃下马车。

人群被头小鹿似的身影挤开，一袭清贵华裳随之跟来，声音冷冷地在雪地里响起。

「人是我梅家的，踹死了你赔吗？」

姜父动作一滞，扭头呵出一口白气，牙关都在打哆嗦：「梅老爷，我，我在替你教训这不听话的贱子呢。」

那袭华裳长眉一拧，负手冷声道：「你要赎走他吗？」

姜父连忙摆手：「不不不，他能跟在梅老爷身边，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不赎，不赎.....」

他仿佛当真怕梅老爷问他要赎金，忽然瞅准一个空当，拔腿就挤出人群，落荒而逃。

地上的姜涉脸色一变，顾不得疼痛，咬牙就想挣扎起身：「你回来，你别走.....」

裹在狐裘里梅岳绾赶紧搀扶住他，小手下意识捂住他鲜血汩汩的伤口，疼在自己身上一般：「小哥哥，小哥哥你没事吧.....」

姜涉却疯了似的推开她：「你滚开，别碰我！」

踉跄的梅岳绾被梅老爷的大手接住，他睨向狼狈的少年，在风中一字一句：

「小儿郎，我给你机会了，你听到你爹是怎么说的了，你认不认？」

(四)

姜涉当然不认，他被独自关在黑压压的房中，闹到大半夜都不消停。

倒是梅岳绾提了盏小灯，半夜悄悄摸到门边，贴着房门听了半晌后，伸手往自己衣兜里掏去。

门下方有扇小窗口，专供日常递饭所用，此刻却伸进一只雪白的小手，手心打开，只听到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。

「小哥哥，给你吃糖，你别哭了。」

门内霎时静了下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梅岳绾感觉到那颗糖被人拈起，还来不及高兴，糖果却又转瞬被人从小窗口里被扔了出来。

「不要你的糖，假好心。」顿了顿，门内的人嘶哑道：「我也没有哭。」

梅岳绾也不生气，裹着狐裘捡起那颗糖，又提灯回到门边，靠着坐了下来，吹了吹，自己剥开含进了口中，半天没说话。

她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等口中一颗糖融尽后，才又掏出另一颗，依旧往小窗口里递去，不出所料，没一会儿，姜涉又给扔了出来。

梅岳绾抿了抿唇，再去捡，捡完自己吃了，又递新的，姜涉再扔，如此循环了好几次后，门里的人终于不耐烦了：「你有完没完？」

梅岳绾靠着门，长睫微颤，小鹿一般，话中带着讨好：「小哥哥，我有很多糖很多糖，你扔不完的，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

多，糖甜丝丝的，我爹说，吃了就不会难过，不会想哭了，我每天都拿给你吃，你留下来陪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「滚蛋！谁要吃你的糖！」姜涉捏紧拳头一捶地，恶声恶气道，吼着吼着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滴答坠落，他捂住眼睛：「我想回家，我要回家……」

仿佛听出门那边的哭腔，梅岳绾又把手伸了进去，有些慌乱：「小哥哥，你怎么了，你别哭……」

她才说着，忽然低叫一声，原来是姜涉狠狠咬住了她的手，他一边咬着，一边含糊地骂道：「白毛怪，白老鼠，白瞎子，快放我回家！」

梅岳绾疼得眼泪直流，却又不敢大声叫出，怕把人引来，只得委屈挣扎着：「你不要这样说我，我爹说，这样讲我的人都是坏人……」

「谁同你说我是好人来着，你不放了我，我就天天咬你！」姜涉之前都没有看清楚过梅岳绾的模样，被带到梅府关起来后，才近距离瞧见她狐裘下雪白的全身，那番诡异场景让他不寒而栗，更加不愿意留下来与她作伴了。

如今他抓着她的手咬了好一阵才松口，嘴里狠狠吐出一口口水，顾不上门外传来的抽泣声，只恶声道：「你去告诉你爹吧，让他打死我好了，我就算死也不要和你这种怪物待在一起！」

姜涉是抱了鱼死网破的决心，等来的却是个他意想不到的结果，房门打开，梅老爷沉着脸，身后风雪漫天，衬得他面上浮出一丝疲倦。

「你走吧，只此一次，就当我是做了桩亏本的买卖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」

突如其来的逆转让姜涉有些无措，他却看到从梅老爷身后探出个脑袋，雪白的脸颊裹在狐裘里，手上的伤口小心地掩在袖子中，双目白似琉璃，怯生生的，却冲着他笑。

他瞬间明白过来，张了张嘴，心中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一辆马车直接将姜涉送回他家，临走前，梅岳绾想起什么，又掏出一颗糖，追上去，递给车上的姜涉。

这一次，姜涉没有犹豫，接了过来，薄唇微抿：「谢谢你，有空.....我会来找你玩的。」

但这声「谢谢」才萦绕进风中没多久，入夜时分，马车便又将姜涉送了回来，只是人已经烧得糊涂了，神志不清地躺在车中，满脸泪痕地说着胡话。

世事能有多荒谬呢？姜涉是回了家，却晚回了一步，家中空空如也，早已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那赌徒到底输光了底，在债主第二次找上门前，连夜带着一家老小逃了，彻底离开浔阳城了，压根没想过还有个被自己卖在当铺里的儿子。

这荒腔走板的世道，人命多贱啊，还当不得赌徒手中一粒骰子的份量。

梅府的车夫说，姜涉整个人都懵了，身子摇摇欲坠，忽然一下子栽倒在雪地里，头脸朝下，死了一般，吓得车夫都六神无主，赶紧把人带了回来。

前一夜还生龙活虎的小狼崽，后一夜就丢了魂似的，仰面朝上地躺在床上，直勾勾地望着头顶的帘幔。

梅岳绾半夜偷偷来看他，爬上床，伸手往他眼角抹去，触到丝丝沁凉的湿意。

「永远不会再有人把我赎走了，我没有家了，没有阿娘了，没有弟弟妹妹了.....我什么都没有了。」

声如鬼魅，回荡在清寒幽夜里，梅岳绾鼻尖一酸，不由就凑上前，姜涉还未反应过来时，一抹甘甜已经送入嘴中，柔软的小手捂住他的嘴，不让他吐出来。

姜涉瞳孔骤然扩大，一发狠，咬上那细白的手指，梅岳绾疼得伏在他身上，脑袋抵着他的胸膛，却咬紧牙，怎么也没有松开手。

她说：「小哥哥，我，我也可以做你的家人，这里也可以是你的家，我们家里有好多人，都可以陪你一起玩.....」

姜涉却恨极了：「谁要同你玩了？你为什么要说我的眉毛漂亮？为什么要害我？」

那声音从梅岳绾的手掌下灼热传出，梅岳绾泪光盈盈，两条细眉白如霜雪，「我没有害你，我是真的觉得漂亮，我自己照镜子都瞧不清自己的眉毛.....」

「闭嘴！」姜涉咬牙切齿，越想越恨，胡乱咒骂起来：「你这个白毛怪，白老鼠，白瞎子！」

他骂了大半夜，梅岳绾便伏在他身上，不吭声地听了大半夜，直到姜涉没了力气，糖也融尽了，他才真正认命一般，闭上了眼睛。

「你知道吗？」

帘幔飞扬间，他每说出一个字，都带着馨甜的气息，却落在梅岳绾指尖，像一根根细碎的银针，扎得她泛疼。

「有些人生来就是给人带来灾祸的，就像你这种白毛怪。」

「自己没有的，便要去贪别人的，占为己有。」

「我真的很讨厌你.....非常非常讨厌.....」

(五)

梅岳绾后来知道，原来「讨厌」这种东西，也可以十年如一日。

而「喜欢」，也同样是如此。

姜涉就这样在梅家住了下来，却是心不甘情不愿，无论梅岳绾怎样迁就讨好他，他都不会给她一个好脸色。

其实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已经知道当年自己被抛弃，大半责任是在他那个不愿称之为「爹」的人身上，但爹和一家人在哪呢？他什么亲人也寻不到了，满腔愤恨总要有个宣泄口，自然就尽数转移到那个源头身上。

这种郁郁难舒的状态，在遇到谷瑶儿的时候，终于有所改变了。

谷瑶儿是浔阳城一家大镖局的当家女儿，同梅岳绾差不多的年纪，放的风筝落进了梅家的院子里，她也是不拘小节，居然直接从梅家那个狗洞里爬进，想将风筝拿回，却一抬头，正好撞上姜涉那双错愕的眼眸。

「么妹.....」

谷瑶儿生得灵秀俏丽，同姜涉记忆中的么妹长得极像，他一到她似乎就回到了从前，鼻尖甚至都能嗅到那家中灶台飘出的米香。

梅岳绾寻来时，正是黄昏，一对少年少女坐在斜阳里，衣袂飞扬，手持风筝，有说有笑，依偎的身影如画一般。

她撑着特制的竹骨伞站在风中，忽然就不知该不该上前了，但他们却已抬头，同时瞧见了她。

那袭绯裳少女轻快起身，拍拍衣裙，眉目一挑，浑然天成的一份娇俏：「那就说好了，未来小师兄，我在镖局等你！」

她说完，也不去注意梅岳绾的反应，只抓起风筝，弯腰径直就想从狗洞里出去，惊得姜涉连忙叫住：「诶，你不用再钻了，直接走前门就行了。」

那袭绯裳摆摆手，笑如银铃：「那么远，难绕了，从这里出去快多了，我爹说了，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的。」

她也是一口一个「爹说了」，却与梅岳绾的闺门小姐作派大不相同，随性洒脱多了，而很显然，扑哧一声笑出的姜涉，是更喜欢这种性子的。

等到人终于彻底消失，姜涉转过身来，遥遥对上伞下的梅岳绾，院里倏然就静了下来。

那一天的姜涉，似乎第一次对梅岳绾用了请求的语气，晚霞漫天，将他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。

「我想进谷门镖局，学武艺，做镖师。」

风中，梅岳绾沉默了良久，才眨了眨雪白的睫毛：「好，我去跟爹说.....」

他略带欣喜地走近她，她却忽然伸手，抓住了他的衣角：

「那，你还会回来吗？」

长睫微颤着，抬起的面颊苍白而纤弱，似头紧张无措的小鹿，姜涉的心忽然就柔软一片，他低低哼了哼：「当然会回来

了。」

梅岳绾还来不及绽开笑意，他的嘴已习惯性地快她一步：「你家还捏着我的卖身契呢，我能去哪？」

才一说完，人便后悔了，果然，那张雪白的脸颊一怔，松了他衣角，神色又黯淡下去，姜涉手心微动，心头暗自一恼。

又这样，总这样，为什么就是不能同她好好说话？明明想的不是中伤讽刺，说出来却总要变味一番？

他想不明白，也不愿再去想，莫名的烦躁涌上胸间，像以往无数次一样，他又扔下她，头也不回地先行一步了。

该如何去面对呢？也许，她之于他，从幼年的那场冬日大雪开始，就已经成了一个打不开的死结。

（六）

踏入镖局的姜涉，犹如投入一片新的天地，有了同门师兄弟，有了亲切如幺妹的家人，长了见识本事，多了欢声笑语。

他去镖局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回来的时候却越来越晚，常常是夜深时分，走到房门口时，冷不丁发现一盏亮着微光的灯，灯下坐着一道冷冷清清的身影，守在他门边，嘴里慢慢地含着糖，等他回来。

那样的梅岳绾，总是会令姜涉想到幼时她抵着门，安抚他的那些稚言稚语，「糖甜丝丝的，我爹说，吃了就不会难过，不会想哭了……」

心头莫名一涩，他不愿再深想下去，只是每次都对她道：「你不必这样，更深露重，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」

而梅岳绾也每次都会抬起头，白若琉璃的双眸冲他一笑：「我没有等你，我在看星星呢，你房门口的星星是最多，最亮的。」

这样的回答，姜涉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只有一次的回答不同，那天梅岳绾像是有些失落，倚在门边似叹非叹：「其实，我今天偷偷去了镖局，看到你和他们一起练功、射箭、说笑.....我很想过去，可我甚至都走不出手里那把伞下，太阳那样大，我也不敢让别人瞧见我，那些你们每天都能做的寻常事情，我却觉得遥不可及，或许更多的是羡慕吧.....」

随着年岁增长，她的病症越来越严重，全身白到几近透明，也当然知道自己在世人眼中的诡异，所以她基本很少出门，只是姜涉去了镖局，她实在太过寂寞，忍不住才去看他的。

似乎感受到梅岳绾的心绪，姜涉欲言又止，好半天才在她身边坐下，说出一句：

「你的病会好的，世间灵药万千不尽，总有一种能够医治好你的。」

梅岳绾低下头，「嗯」了一声，其实，她更希望他说，他以后会早些回来，会多花点时间陪在她身边，可这些话，姜涉是不会说的。

她也不会说。

在镖局学艺几年后的一个立秋，姜涉接下任务，第一次离开浔阳城去押镖。

这是谷瑶儿的父亲，谷大当家极力作保，绝对会将人原样带回梅家，梅老爷才放手的。

可惜，离开浔阳城的时候，姜涉克制着，内心平静，确实没有「逃」的念头，押完镖回来的途中，他却鬼使神差，再压抑不住那些翻涌的冲动。

这一冲动，他便在悄悄驾马离队，镖局追来时，慌不择路地滚下山崖，摔断了一双腿。

仿佛老天爷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，他人被带回浔阳城，躺在榻上，任何疼痛也感觉不到了，心如死灰。

谷瑶儿来看他，他语气幽幽：「怎么会不想逃呢？我做梦都想找回阿娘和弟弟妹妹们……」

那种对家人的刻骨思念，大概只有平日总被他唤作「幺妹」的谷瑶儿才能明白，她转过身去，眼含热泪，忽然就出手捶打在几位跟来的师兄弟身上：「你们为什么要去追他，放他走不行吗，难道要把他一辈子困在浔阳城吗？」

那些与姜涉朝夕相处的师兄弟们，个个俱低下头来，饱含歉疚：「师父千叮万嘱，一定要把人带回来，他同梅老爷立了约，不能失信于人……」

纷纷扰扰中，一道纤弱的身影始终躲在门边，等到所有人都离去后，她才轻轻走出，一步步来到姜涉榻边。

雪白的睫毛微微颤动着，她将 he 从头看到脚，目光不知在他身上停留了多久，直到那道身影都忍不住哑声道：「看够了吗，我这样一个可笑的废人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」

梅岳绾在床边坐下，缓缓握住他的手，他一动，没有挣开，她便握得更紧了，甚至贴到了自己的脸颊上，有温热的气息溢出唇齿，一字一句，带着至柔至坚的力量。

「你不是废人，我会让你站起来的，你还能走，还能跑，还能去镖局练剑，就像从前一样。」

一滴泪水，终于在这个时候，潸然落下，坠入姜涉脖颈里。

他眨了眨眼，心头氤氲一片，好似下了一场江南梅雨。

(七)

恢复的过程是那样漫长，梅岳绾每天亲自替姜涉上药，搀扶着他在院里走路，晚上替他按摩无知觉的肌肉，甚至累了来不及回房，就直接与他和衣而眠。

院里的花道上，姜涉开始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再爬起，他的情绪也时好时坏，有一日，当他好不容易走到一百步时，双腿却又控制不住猛地发起颤来，他终于暴躁不堪，一把推开梅岳绾：「滚开，别再管我了，放弃我这个废人吧.....」

梅岳绾紧紧扶住他，苍白着脸摇头，姜涉发了狠：「松手，你给我松手！」

他身子摇摇欲坠，说话间，两人已相拥跌在了一起，尘土飞扬，随梅岳绾的泪水仓皇落下。

「我不会松手的，我永远都不会松手的，哪怕你真的瘸了，我也会照顾你一辈子……」

她跌在他身上，仍然死死握住他的手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另一只手才一点点回抱住她。

「怎么办，你这种钻牛角尖的劲儿，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讨厌……」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姜涉会借着窗棂洒进的月光，久久凝视身边那张熟睡的雪白脸庞。

有些什么东西，在不知不觉间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了……

就在姜涉的腿开始一日好过一日，慢慢恢复到七八成的时候，谷瑶儿来了一趟梅府，与姜涉说了一番话，待她离去时，梅岳绾再次来给姜涉送补汤，却被姜涉冰冷的眼神吓到了。

「你爹是不是同你说，担心我好了，又成天去镖局不理你，或是生出想逃的念头，让你干脆在我的补汤里下药，让我的腿永远都瘸着，是不是？」

梅岳绾脸色一白，端着汤碗的手差点不稳，她想到谷瑶儿出门时望她的眼神，心中了然过来，当是父亲那几句抱怨的话叫她

听去了，让姜涉生出误会了。

「不，不是的，我爹只是随口胡言罢了，他并没有真的想要.....」

她话还未完，姜涉已经猛地一抬手，打翻她手中那碗补汤，碎瓷飞溅中，她差点惊呼出声，他却仰头目视着她，恨恨咬牙：

「我为什么就不能逃？就一定要死守在你梅家，做你囚笼里折了翅的鹰？即便没有真的下药，那其他行径又与下药何异，扣着我的当票，与我师父立约，将我困在浔阳城，这些难道都是假的吗？」

许多东西不能想不能提，如一根导火索，过往种种又被再度翻上心头，彻底冲淡那些本已悄然滋生的温情。

姜涉的怒吼中，梅岳绾身子僵了许久，她雪白的睫毛颤动着，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轻轻蹲下去收拾满地碎瓷。

「我再去给你盛一碗来，你消消气，晚点我替你按摩双腿，扶你到院子里再走两圈.....」

「不必了，别再惺惺作态了，我什么都不需要了。」

冷冷的声音打断梅岳绾，姜涉与她目光对接：「谷门镖局明日就会来人把我接去，这些活你以后都不必再做了。」

梅岳绾手一颤，碎瓷划过她指尖，「可是你还没有完全.....」

「差不多了，难道还留在这，哪天不小心被人下药毒癩吗？你能保证你不这么做，但你能保证你爹不这么做吗？」

犀利的连声喝问中，梅岳绾双唇动了动，却到底没发出声来，她低下了头，有什么坠在碎瓷上，同她指尖被划伤沁出的血珠交融在一起，晶莹殷红。

姜涉强忍着别过头去，一只手死死抓住被褥，等到身后终于再无动静时，他才一把掀起被子盖住头脸，在那无边的黑暗中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。

姜涉整整半月未回梅家，梅岳绾拦住要去镖局讨说法的父亲，自己悄悄撑起竹骨伞，趁没人注意摸出了门。

腿脚早已好利索的姜涉，才一跨出镖局，看见的便是那样一幕

梅岳绾跌在地上，一群顽皮孩童团团围住她，一边扔着小石子儿，一边唱着嘲笑的歌谣，更有甚者，还去抢她手中紧紧握住的那把竹骨伞。

「丑八怪，白毛怪，梅家出了个鬼小姐.....」

梅岳绾在地上蜷缩躲闪着，死死护住手中的伞，生怕被阳光照到一点，她苦苦哀求着：「不要，别拿走我的伞，我不是鬼小姐，求求你们.....」

姜涉瞳孔骤缩，热血几乎一下冲到他脑袋上，他想也未想地就奔上前，拎着几个顽童大力甩到一边：「走开，都给我走开，别碰她！」

顽皮的孩子们被姜涉吓得面无人色，哗啦一下四散开去，梅岳绾抓紧手中摇晃的伞，冷汗涔流的一张脸还来不及看清姜涉的模样，已经被一件外袍从天而降地牢牢裹住了，姜涉覆住她握伞的手，气急败坏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：

「别说话，谁让你独自出门的，你知不知道很危险？！」

梅岳绾被姜涉的外袍罩得严严实实，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，总算舒服了些，她缓了一阵后，才闷在里面呐呐道：「我，我想来看看你的腿好了没……」

姜涉一顿，习惯性地呛人道：「当然好了呀，又不是骨头都碎成粉了……」却是说着说着，不自觉地就将梅岳绾往怀中拉了拉，胸膛抵着她的脑袋，半晌才道：「你快把伞撑好了，我现在就背你回去。」

(八)

斜阳西沉，风掠长街，两个人的身影交叠着，摇曳间染了金边，如梦如幻。

回去的一路上，姜涉起码问了梅岳绾几十遍，身子还难不难受，梅岳绾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回答他，他脸色才好一些，未了，哼了哼，也不知在怪谁。

「你爹给你吃了那么多药，难道一点用都没有吗？」

梅岳绾默了良久，就在姜涉以为她不会回答时，她却在他背上忽然开口：「没用的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病。」

「那是什么？」姜涉一怔。

「大概是.....因果吧。」

长风掠过梅岳绾的衣裙，她纤细的手臂勾住姜涉的脖颈，有幽幽的叹息飘入斜阳中，揭开那从不曾主动提起的隐情.....

梅岳绾其实并不是天生「诡症」，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一只白狐

不知从哪跑来的白毛雪狐，钻入她家藏书阁，坐在各种角落，捧着书卷看得津津有味，也未化作人形，只用毛绒绒的爪子抓取一本又一本的书，窗下月中的倒影诡异万分。

梅岳绾的母亲第一次撞见时，简直吓个半死，那白狐也乖觉，立刻扔了书逃之夭夭，但没隔几天，又会下人慌张来报说见到那只窃书白狐。

彼时梅岳绾的母亲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，出不得一点岔子，那白狐搅得府里人心惶惶，梅老爷也终是坐不住了，请来岐山的天师，悄悄布下法阵，那白狐果真上当受困。

是夜寒风呼啸，白狐拼死逃出了法阵，虽捡得一条性命，一只眼睛却被梅老爷当场射瞎，鲜血四溅中，那凄厉的惨叫声久久回荡在梅府上空。

白狐负伤而逃，临走前另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饱含怨毒地望了梅老爷一眼，让久经商场，处变不惊的梅老爷都心头一悸。

此后一晃眼就过去几个月，白狐一直未再出现，梅老爷提起的一颗心也渐渐放下，只当事情终归过去，风平浪静了。

而梅夫人的产期也将至了，就在她诞下梅岳绾的那一夜，所有人没有料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，白狐又出现了。

瞎了一只眼睛的白毛雪狐显然有备而来，瞅准时机，一口咬住产婆的手，衔住那坠落的襁褓，眼底散发出幽怨的光芒。

满堂众皆变色间，它赶在梅老爷进来前，狠狠往襁褓里的女婴身上咬了一口，然后蹿出窗外，逃得无影无踪。

那一口并未让梅岳绾身上出现任何血迹，却让她瞬间从上到下彻底「变白」！

榻上的梅夫人只瞧了一眼，便尖叫一声，晕了过去，梅老爷抱起襁褓中发生骇然变化的爱女，一双手抖得不成样子。

而远处已有梅府下人惊慌失声，大喊着火了，着火了，梅府的藏书阁火光滔天，就那样一夜之间被尽数烧光.....

白狐的报复惨重到人人都不忍目睹，藏书阁没了还是小事，最重要的是梅老爷的妻女，女儿从出生就染上怪疾，妻子也受惊吓过度，没多久就撒手而去，梅老爷一下子就成了孤家寡人，带着幼女泪洒衣襟。

他一方面恨煞了那只白狐，一方面又怪自己太过冲动，为家人惹上祸灾，于是满心愧疚的他，从此以后再也未续弦，只一心照顾自己唯一的女儿，对她好得无微不至，有求必应。

他还花大价钱去请天师四处捉拿那只白毛雪狐，但辗转多年，始终未有下文，因为对白狐一族的怨恨，让他从小就替梅岳绾做了不少件狐裘，以泄心头之火。

幼时梅岳绾不知这其中隐情，最爱父亲送给她的漂亮狐裘了，但自从得知自己的「诡症」来源后，她便再也未穿过那些衣裳，也苦求父亲不要再四处逮杀白狐一族，剥皮拆骨了。

她只觉冥冥之中有因果循环，一番纷纷扰扰后，到底谁对谁错也说不清了，但她不愿意再纠缠在里面，不得解脱。

「所以，我这不是病，是世上任何神医都无法治好的因果，我大概一辈子.....都只能做个不见天日的怪物了。」

斜阳中，梅岳绾伏在姜涉脖颈间，泪水漫出眼眶，一点点浸湿姜涉的心，他忽然一记低吼，带着难以言喻的情绪：「胡说些什么，什么狗屁因果，一定还有办法的，一定有的.....真是岂有此理，别叫我逮到那只畜生！」

怒不可遏的恨骂中，梅岳绾雪白的睫毛颤了颤，胸膛奇异涌起一股暖流，让她不由又向他贴近了些，再近些。

后来梅岳绾一直在想，如果时光能够停在那个斜阳微风的午后，他一直背着她，那条路永远也走不完，那该有多好.....

可惜没有如果，浮云飘到生辰这一天，她把他的当票还给了他，从此两不相欠，一切到此结束。

(九)

梅府，隔着一道屏风，姜涉来向梅岳绾辞行。

梅岳绾去镖局还当票时，第一次精心梳了妆，此刻皮肤红肿溃烂，她坐在屏风后，不想以这样的面目见姜涉，也没有必要再见。

姜涉就将启程，离开浔阳城去寻找他的家人，真到了心心念念的这一天，他反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

「你为什么忽然.....就因为我答应陪你回来一起过生日吗？」

到底没忍住，姜涉握着剑，语气有些发颤地问了出来。

屏风那头静了许久，梅岳绾似乎轻轻笑了笑：「也许吧，也许我终于发现，不管我做再多，也不会真正等来你，你也知道我身子不好，我现下累了，也没有力气再做更多了.....不如就放手吧。」

姜涉呼吸一窒，上前一步，喉头动了动，却终究没有开口。

他怀里就揣着准备亲手送给她的生辰礼物，那是一支他精挑细选的梅花簪，他觉得很配她，可他大概是没办法再送给她了。

他如何能跟她言明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从不陪她过生日，只是因为天意弄人，她的生辰与他母亲恰巧是同一天，多荒唐，他怎么能告诉她这个苦衷，怎么能彻底放下这个心结？

说来说去，终归还是他自己.....伤了她。

屏风后，梅岳绾声音幽幽，仿佛看破了什么。

「万物皆为因果，当年我父亲射伤白狐一只眼睛，招来终身悔恨，而我无心夸了一句你的眉毛，便让你郁郁困在梅府数十年，到了今天，我实在不愿再重蹈覆辙，与其相看两厌，不如就此放你远去，因果结束在此，你不会再恨我了吧？」

姜涉鼻尖酸涩，无意识地摇着头，有些什么就要脱口而出，却被梅岳绾轻声打断。

「姜少侠，时候不早，快上路吧，趁我爹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.....未来不可期，山高水长，珍重。」

她压抑着起伏的胸膛，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，可身上的痛楚还是铺天盖地般袭来，提醒着她她就将命不久矣，放姜涉离去的事情再也拖不得了。

耳边似乎回荡着父亲沉痛的话语：「你放心，爹不会让你孤单的，就算你走了，爹也要让姜涉那小子替你终身守墓，你那么喜欢他，有他陪着你，九泉之下你也不会孤零零的了.....」

人总是要死的，可她怎么舍得让姜涉一辈子替她守墓呢，他还有那么长的人生，还有那么多未实现的心愿，不该被她耽误，就让他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代她看看外头广阔的天空。

屋里，暖烟缭绕，一股哀伤的气氛弥漫在每个角落。

「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」姜涉握紧手中剑，一字一字艰涩地开口。

「没有了。」那头轻轻道，顿了顿，声音更轻：「姜少侠，谢谢你陪了我这么多年。」

握剑的手陡然一紧，听着这个陌生的称呼，姜涉心中墨浪翻涌，堵得他几乎呼吸不过来。

隔着一道屏风，谁也看不见谁，梅岳绾看不到姜涉眼中的泪光，姜涉也看不到她将一颗糖轻轻放入嘴中，溃烂脸孔下无声的悲恸。

屋檐下的风铃清脆摇曳着，如梦般美好，还像曾经难得温存，少年少女相互依偎看过的漫天繁星一样。

就在这一天，姜涉揣着当票，离开了浔阳城。

他在暮色四合中，扬剑看向远方，暗自下了一个决定。

他要先找到家人，找到之后再一起回来，回到梅岳绾身边。

他不信因果，他只知道，他早已经放不下她了。

(十)

姜涉骑着马才出浔阳城不久，便被一道绯红身影追了上来，马上的谷瑶儿肩负包袱，一副早有准备的模样，笑得俏丽狡黠。

「阿涉师兄，等等我，我陪你一起去找家人！」

姜涉眼皮一跳：「你怎么跟来了，师父知道吗？」

谷瑶儿策马上前，与姜涉并肩而立：「知道啊，就是爹让我来找你的，让我跟你长点江湖阅历。」

姜涉看着兴高采烈的谷瑶儿，半晌，才无奈地牵起嘴角。

两人就这样共同上路，一路上，姜涉也将话说得明明白白，他只当谷瑶儿是妹妹，别无他情，让谷瑶儿暂且相随一程就行了，早日回到镖局才是正经。

谷瑶儿撇撇嘴：「兄妹就兄妹，日子长了，变成什么关系谁也说不上。」

姜涉哑然，只别过头，将手摸到了胸口，摸向那支贴身不离的梅花簪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这一日，两人在一处茶摊落脚，姜涉又掏出那支梅花簪，久久凝视着，谷瑶儿哼了哼，将杯中茶一口饮尽，正要开口，邻桌却传来对话声——

「十三王爷的反军真的攻入浔阳城了？」

「那还有假，攻了城再一路北上，直捣皇都，十三王爷的野心可大着呢……」

「那浔阳城的守将就没抵挡住？」

「怎么可能守得住，城里早就尸横遍野了，几家金铺都被抢光了，多亏我拼死拉着一家老小逃了出来，不然也成反军的刀下亡魂了。」

「啧啧，难怪过来的路上看到不少难民，想必都是浔阳城逃出的百姓吧.....」

茶杯咔嚓一声捏碎在指间，邻桌的对话戛然而止，几人齐齐抬头，只看到一道俊挺身影不知何时走到他们跟前，腰间持剑，脸孔煞白，双唇都在发颤。

「你们说的可是浔阳城？可知梅家当铺现下如何？」

无论谷瑶儿怎样劝阻，姜涉仍是铁了心要回浔阳城，他目光坚定，从没有一刻这样确认自己的心意。

「如果她出事了，我余生都不会快乐，找到家人也没有意义了，因为那个家已经不完整了。」

谷瑶儿跺了跺脚，欲言又止，最终无法，只得目送着姜涉策马而去。她与他约好，等他一救出人来就与她汇合。

那是谷家在南边的一处老宅，谷瑶儿把地址给了姜涉，自己驾马直朝那个方向进发，她并不担心镖局上下的安危，因为她知道，父亲与镖局的师兄弟们，已经在那个老宅里等着她了。

早在父亲让她追随姜涉，离开浔阳城的时候，便已经告诉了她本意，她当时不明白，现在大概是明白了。

避乱，避开杀戮和战火，避开浔阳城里一场早就注定了的大动荡。

父亲算无遗漏，唯一的意外也许是.....姜涉会偶然得知城中变故，奋不顾身地折回救人。

斜阳山道上，尘土四扬，一人一马飞掠而过，惊起鸟雀扑翅。

大风猎猎中，姜涉的一颗心狂跳不止，他按紧缰绳，苍白的面孔不住呢喃着，来得及，一定还来得及.....

(十一)

姜涉在尸横遍野的浔阳城里足足找了大半月，梅家早就是一片断壁残垣，火中的焦尸不辨面目，他在尸堆里几近疯狂地翻找着，只要不到最后一刻便绝不死心。

像失去了所有知觉，血污糊住了眼前，脑袋里只有那道纤秀雪白的身影，直到这时，他才霍然发现，原来她已扎根在他心底这么深了。

可惜找啊找，不管怎么找都没有一丝线索，一丝踪迹，一直找到平反的军队进城，一举剿灭了十三王爷的反军后，他仍是没有找到梅岳绾。

领头的平乱将军叫樊平生，他不仅抓了反军，还留下来帮助浔阳太守处理一系列善后事宜，渐渐让浔阳城中恢复往日秩序，重拾太平，简直被城中百姓奉若神明。

可惜这些事情姜涉都已无暇顾念了，那樊将军领着军队从他面前打马而过，他都只恍惚看了一眼，便继续在街上抓到个人就问：「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姑娘，连眼睛都是白色的.....」

世界仿佛颠倒，他不分昼夜，忘却疲倦地寻找着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他要找到她，不管是死是活，一定都要找到她，找到她就告诉她，他有多爱她，再也不会离开她了……

就这样疯狂地寻寻觅觅不知多久后，这天，姜涉又在街上逢人就问，却是一辆辇车穿街而过，身旁百姓夹道欢迎，他无意回头一瞥，整个人却陡然一颤，震惊难言——

车上坐着的人正是那一袭黑袍的樊将军，他身边还依偎了个女子，细长的眉，嫣红的唇，秀丽的发，赫然正是姜涉苦寻已久的梅岳绾！

不，确切地说，是没有那么「白」的梅岳绾，五官脸孔一模一样，只是头发黑了，瞳孔黑了，身上也有正常人的颜色了，不再是惨白一片，而是肤若凝脂，只比寻常人白一些而已。

辇车一晃而过，姜涉心头狂跳，疯了似地拨开人群，却未追上辇车，反而听到身边百姓议论纷纷，说着城中最近要有一桩大喜事了，那樊将军要在庆功宴上娶亲了，新娘就是和他同乘一车的那位娇娘子。

如遭五雷，姜涉握剑的手一紧，霍然转身，表情无比的吓人：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，那樊将军真要娶亲了吗？」

月夜清寒，冷风呼啸，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潜入了将军府。

当姜涉在榻上再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时，他眼眶几乎瞬间湿润，激动得难以自持。

「岳绾，岳绾，我来了，我来带你走了……」

他握紧剑踉跄上前，帘幔飞扬间，榻上人起身，与他一眼对视，正是那张他找疯了的熟悉面孔。

只是见到姜涉的梅岳绾似乎并不意外，她坐在帘幔间，似叹非叹，语气幽幽：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，别来无恙，姜涉。」

姜涉上前的脚步一顿，握剑的手在发颤，「你白日里看见了我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没与我相认？」

他自问自答着，有些语无伦次：「是不是，是不是那樊将军胁迫你的，他逼你嫁给他，你怕叫他发现了我，会连累我，是不是？你别怕，我现在就来带你走……」

这些猜测在姜涉来找梅岳绾的时候，就几乎已成他心中笃定的事实，他不知道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他只知道，梅岳绾要嫁给那樊将军，一定不是自愿的。

他越说越激动，正要上前两步，一把扣住梅岳绾肩头时，那道纤秀的身子却向后退，抬头目视着他。

「不，你错了，没有人胁迫我。」

梅岳绾的面孔依旧白皙如雪，只是一双眸子漆黑如墨，月光透过窗棂洒入屋内，她顿了顿，望着惊诧的姜涉，似乎带了些难以言说的怨恨。

「我也不会跟你走，我同你，已经再无瓜葛了。」

(十二)

如果没有樊将军，梅岳绾大概已经死在反军手中了，她与他的相遇，最早不是在千军万马中，而是在谷门镖局外的巷道里。

那时姜涉刚离开浔阳城不久，她思念他睡不着，半夜情不自禁提灯去了镖局，却在昏暗的巷道里，救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人。

当时她不知那人是谁，那人也未言明身份，只是在伤好离去时，握住她的手，别有深意道：「我会再回来找你的，你等我。」

彼时梅岳绾并未在意这句话，只是这一等，再相见时，便是在硝烟战火中了。

反军入城，梅家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，连同梅岳绾的父亲都悉数惨死，而那群贼兵却留下了「诡面小姐」梅岳绾，当作「白毛怪」一类的稀奇玩意儿，一边戏弄一边看热闹。

那时梅岳绾被团团围在中间，身上都是家人的鲜血，手中紧握的竹骨伞也被染得赤红，就在一颗心几近绝望时，马蹄声响，羽箭齐发——

樊平生，朝廷钦赐的平反将军，率兵出现了。

她身前一圈贼兵中箭倒地，黑袍掠上前来，那只大手在马上伸向她，降临如神祇一般，将她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。

樊平生不仅葬了梅岳绾的家人，安顿好她，还不知从哪弄来一道神奇药方，让梅岳绾每日服下，渐渐的，当反军清得差不多

的时候，梅岳绾身上异样的白也褪得七七八八，瞳孔和头发睫毛也都开始现出黑色。

梅岳绾也在这时才知，原来当初樊平生会倒在巷道里，就是怀揣情报，被反军势力追杀，她救了他，他才有机会回皇都搬救兵平乱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她居功甚伟，救了浔阳一城百姓，救了整个天下。

可梅岳绾不这么想，她觉得自己并未做什么，真正救万民于水火的，是樊平生，而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，也是樊平生。

所以当那袭英俊的黑袍喂她喝药，忽然开口，深情向她求亲，说愿意照顾她一辈子时，她愣了愣，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。

「姜涉，你离开吧，我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不会跟你走的。」

房里，梅岳绾的声音似乎很疲倦，她挥挥手，闭上了眼睛，却让姜涉慌了，拼命摇头：「不，你并不喜欢他，你这只是在报恩.....」

「可你晚了，你来晚了，不是吗？」

那双漆黑的眼睛又倏然睁开，一口打断姜涉，不知怎么，姜涉竟觉得她望他的眼神中，夹杂着一些说不出的恨意。

「梅家当铺没了，你的当票也还给你了，我们早就两清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」

姜涉一时有些无措，双唇都发颤起来：「难道，难道你不喜欢我了吗？」

「喜欢？」梅岳绾似乎冷笑了声，望着姜涉幽幽道：「我喜欢你那么多年，早就累了，你不是一向很讨厌我吗？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，我们的因果早就结束了，你不知道吗？」

这一回，那恨意更加清晰，姜涉心头一惊，他从未见过这样一反常态的梅岳绾，心念倏转间，他隐隐明白过来，大概是她陡然失去全部亲人，最危难之际他也没有陪在她身边，所以她自然对他有恨。

想通这节，姜涉心头痛彻，悔恨莫及：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那些年也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求求你再给我次机会，让我带你走，好好照顾你.....」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慌乱地掏出胸前那支梅花簪，急不可待地伸去给梅岳绾：「你看，这是我当时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，我不是故意不陪你过生辰的，只是我娘恰巧和你是同一天生辰，我过不了自己的心坎，我不是有心伤害你的，我再也不会扔下你了，我回来找了你好久，快把整座浔阳城都翻遍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会把曾经做错的都弥补过来，求求你再给我次机会.....」

语无伦次的声声痛悔中，梅岳绾忽然夺过那支梅花簪，狠狠地就往姜涉手上划去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，一滴血珠甚至溅到了梅岳绾眼睑上。

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一切都晚了！」

姜涉捂住伤口，难以置信，梅岳绾却又一扬手，将那染了血的梅花簪奋力掷在他身上，每个字在黑夜中都响荡得那么清晰

「当票已经还清，我等的那个人.....永远都不会来了。」

(十三)

战后渐渐复苏，重拾一番太平的浔阳城中，这一夜，烟花漫天，将士列坐其次，觥筹交错，一场庆功宴好不热闹。

众所瞩目下，长长的红绸道上，丰神俊朗的樊将军眸含笑意，携着自己的新娘一路缓缓走过，盖头下的梅岳绾面目沉静，无悲亦无喜。

就在一道「拜天地」的长声还未落下时，一道肃杀俊挺的身影已从天而降，如风一般掠入堂中，满座哗然。

姜涉持着剑，脸色苍白，眼里有波光闪烁，嘴角却是笑着的。

「对不起，我还是来了。」

说话间，他已以迅雷之势欺近那身红嫁衣，长剑一挑，对上她盖头下的那张绝美容颜。

「我想了想，你喜欢我的眉毛，那么我便让你天天都能看到，不仅如此，我还一辈子给你画眉，你不情愿也没办法了，谁叫你收了我的当票？」

那张几经辗转的薄纸陡然现出，不由分说地一把塞入红嫁衣里，而那只修长的手也在同时揽过梅岳绾的腰肢，剑气如虹，飞踏出院。

一切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，所有人都猝不及防，就连堂上的樊将军也是双眸遽紧，陡然反应过来：「姜涉，你就是姜涉！」

他几步追出，那道俊挺身影已携梅岳绾风一般没入夜色中，身后已有宾客失声尖叫起来：

「来人啊，贼寇抢亲了！」

大山绵延起伏，地势复杂无比，最适合藏匿脱身，姜涉早在准备抢亲前，就已经打算借这座大山摆脱追兵。

只要翻出大山，就能彻底离开浔阳城，南下去谷瑶儿给的地址，与她汇合了。

怀着这样的信念，姜涉带着梅岳绾风餐露宿，与樊将军的追兵在山里绕着圈子，日以继夜地逃亡着，他一直对她道：「岳绾，你再忍忍，再撑一撑就好了，我们很快就能安全了……」

逃亡的一路上，不管姜涉说什么，梅岳绾始终都没有回应，她就像一具失了魂的木偶般，任姜涉摆布着，只是那双眼里，始终透着深深的疲倦。

不知不觉间，一头漆黑的长发开始渐渐变白，皮肤和瞳孔的颜色也越来越浅，当姜涉终于察觉到不对劲时，梅岳绾已经变回

从前一大半的模样了，姜涉这才慌了：「怎么会这样，你的病不是好了吗？」

山洞里，梅岳绾别过头，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吃姜涉递过来的野果，姜涉又凑近了些：「是不是离了那药，你就会变回原样？」

梅岳绾依旧面无表情，只是眼底多了几丝悲凉，姜涉道：「不怕，不怕，我们先逃出去，我以后会把那药方夺回来的……」

他一边安抚着她，一边替她将乱发理好，将手中的野果一点点喂给她吃，那无微不至的模样就像梅岳绾曾经对他的照顾一般。

「就算你变回原样，全身都变白了也没关系，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离开你的，等回到谷家老宅，安顿下来，我们就成亲，好不好？」

听到谷家老宅几个字时，梅岳绾的身子不易察觉地颤了颤，她本是木然地在吃姜涉喂给她的野果，此刻却别过了头，双唇紧闭，姜涉见她这样也不再勉强，只是三两口将剩下的野果吃完，便伸手将梅岳绾揽入怀里，用披风将她罩得严严实实，替她遮风避寒。

「睡吧，睡吧，睡醒又是新的一天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……」

姜涉没有看见，梅岳绾在他怀里，失神地眨了眨眼，两片睫毛白如霜雪，琉璃般的瞳孔似乎藏着深不见底的哀伤。

(十四)

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梅岳绾的全身已经彻底变白，气息也越来越虚弱，在又一处山洞暂时歇脚时，姜涉终于发现不对的地方了。

他给她不停地灌输真气，灌到最后声音都在发颤：「怎么，怎么会没有用呢？」

梅岳绾直到这时才睁开眼睛，苦涩一笑，与姜涉说了逃亡以来的第一句话——

「姜少侠，你玩够了吗？」

火光映照着山洞，姜涉身子一震，瞬间煞白了一张俊脸，「你，你什么意思？」

梅岳绾从他身边挪开了点，气息虚弱地靠着洞壁，抬眼对着他笑了笑，幽幽如魅：「你没玩够，可我却玩够了，也没有命再陪你玩了。」

这一回，姜涉的脸色更白，连双唇都没有一丝血色了，他声音急切而嘶哑：「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什么没有命？」

梅岳绾依旧笑着：「没有命就是没有命了，喜欢你这么多年了，我累了还不行么.....你不是很想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会忽然把当票还给你吗？」

火光炸了一下，姜涉慢慢站起，手脚却都冰冷起来，像又回到幼年的冰天雪地中。

「因为我那时命不久矣，我爹想在我死后将你扣留下来，终身替我守墓，我不忍，便决定放你而去，你走后我吃了好多好多糖，可再多的糖吃入嘴里也是苦的……」

「后来遇到樊将军，他给我的药，不仅是治我的病，也是吊着我的命，那药我每天都要按时服一碗，樊将军说大概要连服数十年才能断根，他为了方便照顾我，也对我真心用情，便向我求了亲，他是个好人，我不想辜负他，可我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想嫁给他，你来抢亲时，我不知是慌乱，还是松了口气……」

凉凉的声音回荡在山洞里，姜涉却陡然一颤，脱口而出：「药断了会怎么样？那药断了会怎么样？」

他一语问到关键，先前他只以为梅岳绾最多变回原样，就算全身都白了他也不会嫌弃她，可现下看来……果然，那声音又幽幽笑了笑：

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」

盯着姜涉的眼，那张雪白的脸弯起唇角，缓缓吐出八个字：
「气血逆行，白骨绝命。」

轰然一声，姜涉踉跄一步，跌跪在地。

而梅岳绾却长睫微颤，一对瞳孔白若琉璃，亮得出奇，宛如回光返照一般。

「你别也再让我跟你去任何地方了，尤其是那处谷家老宅，我无福消受，也不愿消受……」

「不然我梅家上下在九泉如何安心？」

话至此，恨意陡生，姜涉霍然抬头，对上梅岳绾怨极的一对瞳孔。

「你不想知道镖局的人都去哪了吗？你以为他们都逃了吗？」

「不，你的好师父，你的好师兄弟们，都早就被樊将军给抓了起来.....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反军的同党！」

浔阳城那些惨死的百姓，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，城里的老字号谷门镖局，其实一直都是十三王爷安插在浔阳城中的势力，多年来借押镖之名，替他运送情报和兵器，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助他夺取大权。

姜涉曾经参与过多次押镖，不知情间已替十三王爷办过不少桩事，交接过不少次情报，那谷大当家甚至想过时日再长一些，就让十三王爷将他收入麾下，正式成为组织的一员.....纵然他蒙在鼓中，但他确确实实在无形间帮助了反军攻城，害死了梅家上下与无数惨死的百姓——

这才是梅岳绾梗在心头，真正放不下的原因！

「掩人耳目这么多年，谁能想得到呢？或许真是一场未尽的因果吧，注定我与你不得善终，不能回头.....」

梅岳绾凄然一笑，视线越来越模糊，姜涉已经扑到她身旁，震撼崩溃地哭成了一个泪人，梅岳绾却倚上他肩头，得了解脱一般。

「如今能死在你身边，大概已是我能想到的.....最好的结局了吧。」

爱恨交杂着，她进退维谷，两难痛苦，如果能死在他怀里，也算一番别样的求仁得仁，求赎得赎了吧。

「不，不要，岳绶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樊平生，你别睡，求求你别扔下我.....」

山洞里，姜涉浑身剧颤，泣不成声，一把抱起气若游丝的梅岳绶，踉跄地想要奔出山洞，梅岳绶却是头一偏，在他怀中昏死过去。

就在这时，天地间像定格住一般，时光静止，草木凝固。

半空中悠悠飘下了一片雪花，姜涉抬起头，只见一人踏着漫天飞雪，幽然现出身形。

「来不及了，就算找到樊平生也没用了，他的药已经救不了她了.....」

男子一声轻叹，额心一道银色飞霜，墨发飞扬，清冷绝美，周身气质淡漠出尘，浑不似凡世之人。

天地幽幽，姜涉仿佛坠入梦境，耳边只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

「就算樊平生抽干自己一身的黑狐血，也是回天乏术了，这一切，依然是当初那桩因果纠缠.....」

(十五)

梅岳绾也许永远都不会猜到，她每天喝的那碗药，其实不是什么神丹妙方，而是一碗黑狐血，掺了她最爱吃的糖。

而她在巷道救下的那个伤者，也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那只独眼白狐的弟弟，一只修炼为人，混迹朝野的黑狐。

世事就有那么巧，樊平生起初见到梅岳绾时也是难以相信，他几乎一眼就认出常被阿姐挂在嘴边，那咬过一口，全身变白的小姑娘。

当年独眼白狐一气之下报复了梅家，后来多有后悔，常在阿弟面前念叨，所以化身为人的黑狐不仅认出了苦主，还对这个救下他，悉心照顾的温柔女子产生了怜爱之情，决定替阿姐偿还，治好她身上的奇诡之症。

他每天给她喝的一碗药汁，其实是黑狐之血，能够与她受的白狐之毒相克，让她全身异常的白慢慢褪去，瞳孔头发都变回黑色，一点点恢复原样。

但白狐之毒积压已久，黑狐血也得要喝够同样的年限才行，这其中一天都不能断，所以在樊平生向梅岳绾求亲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接下来数十年都为她割腕放血的准备。

「这白狐与黑狐两姐弟均出自我金樽谷中，我乃谷主，雪明川，受白狐所托，特来化解这桩因果恩怨.....」

漫天飞雪间，宽袖飘扬的男子目光清寒，望着已然震惊不能自己的姜涉，叹了声，语带怜悯：「我却终究来晚了，你将人劫走，拖延至此，任樊平生放干一身血也无力回天了……」

姜涉浑身剧颤，难以置信，抱住梅岳绾的手一紧，忽地扑通一声跪在了雪明川面前。

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她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求你了……」

雪明川久久未动，只是在漫天飞雪中，眸底的那丝怜悯愈发深重：「若是让你付出自己的性命，你也愿意吗？」

姜涉霍然抬头，呼吸急促，雪明川凝视着他，一字一句回荡在天地间：「一命换一命，用你的性命留住她的脚步，换她重获新生，你愿意吗？我所能做的，仅此而已。」

飞雪簌簌，冷风悲鸣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跪在地上的那道身影才浮起苍白的笑容，双眸含泪道：「若是岳绾不在了，我一人独活这伶仃世上，也是行尸走肉……我愿意。」

「谷主，我离去后，请你将她交到樊平生手上，告诉他，我的姑娘就拜托他了，请他务必……好好待她。」

艰涩的声音里，说出的每个字都朴实无华，但雪明川却忽然觉得，这应该是世上最为动听的情话了。

他在漫天风雪中宽袖飞扬，点了点头，微不可察地叹息一声。

那是一场无人知晓的最后诀别。

山洞里，姜涉身如白雾，悬浮在半空，轻轻抚摸着梅岳绾的脸颊，他动作是那样温柔，目光是那样绵长，即使自己的身子正在一点点消散，他也浑不在意。

手里拿起那支梅花簪，为她轻柔地插在了发间，他欣慰而笑。

梅花素雅吐蕊，果然与她极配，她的面庞沉睡安宁，好像还是当年那个唤他「小哥哥」的小女孩，只是她的糖，他再也吃不到了。

「岳绾，再见，你忘了我吧，无论好的坏的，通通都忘了吧，愿你余生平安喜乐，无忧亦无愁.....我要走了，这一回，真的大约再也见不到了。」

「谢谢你，给过我一个家。」

啪嗒一声，泪落烟消，白雾散尽，阳寿已渡，荧光飘洒间，雪明川轻吟送别。

「予君一诺，必不相负，走好。」

他转过头，凝视着山洞里那道沉睡的身影，她的长发眼睫都在渐渐变黑，呼吸也慢慢均匀起来，脸颊也一点点有了温润的颜色。

「因果命数，由来如此，愿你这一世，如他所愿，无忧亦无愁。」

久久的，雪明川呢喃开口，只是那道沉睡的身影不会听到了，更不会知道，她生命中有什么，已经永远地消失了。

尾声：

反王剿灭，天下大定，一晃便是多年过去。

皇城中，当年平乱有功的樊将军平步青云，不仅身居高位，更有娇妻相伴，坊间传言他对结发妻子一心一意，是位难得的好郎君，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

窗外春光明媚，屋里轻烟缭绕，铜镜里，映出一张秀丽温婉的面庞，漆黑的眉，嫣红的唇，白皙如玉的肌肤，仿佛世间最动人的颜色都染在了这张脸上。

樊平生回来时，正看到梅岳绾在对镜梳妆，他走近，笑了笑，再自然不过地拿起妆台上的一支眉笔，为她细细画眉。

「夫人，美吗？」

镜中人唇角含笑，却眨了眨眼，喃喃道：「美，可我总觉得.....似乎忘了些什么。」

她头上一支梅花簪映在铜镜里，衬得容颜愈娇，而那双眉更是又黑又长，秀如远山一般。

她不由就盯着那双眉出了神，恍惚间，镜中似与另一双眉眼交叠起来，有俊秀的身影隔镜摇曳，熟悉莫名。

明明是春日，耳边却似乎有风雪声掠过，模糊难辨的记忆中，遥遥传来稚嫩的孩童笑声：

「爹，你看，那个小哥哥的眉毛好漂亮啊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